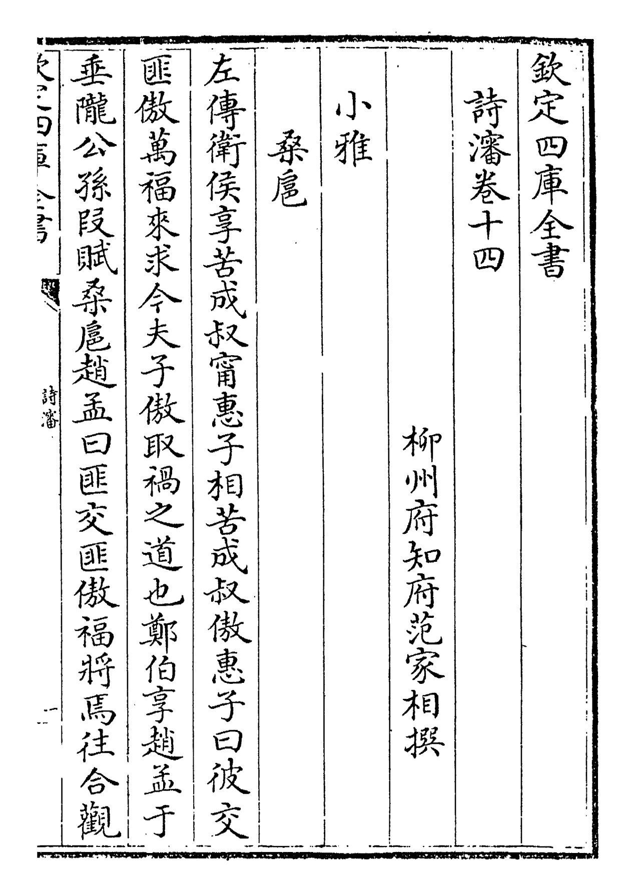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四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桑扈

左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傲福將焉往合觀

之可知此詩之義矣葢天子饗諸侯而訓之三章言不斂戢又不畏難則受福不多下章言交而匪傲必不斂戢而畏難而結之曰萬福來求正言傲不可長福不可以妄干

鴛鴦

此固非刺幽之詩但朱子以為諸侯之荅桑扈則乘馬在廏無指矣葢因諸侯來朝錫以乘馬而美之之詞鴛鴦馴而易養喻諸侯之順命

戢其左翼韓詩戢揵也謂揵其噣于左也鳥之宿者皆插其噣于左翼喻其安靜之意

頍弁

天子燕異姓服玄冠燕同姓服皮弁有頍者弁是燕同姓也三章因燕同姓而及親戚與伐木之燕正同酒旨殽嘉兄弟甥舅畢集燕之樂也乃詩云未見而憂心奕奕既見而庶幾悅懌似有感嘆睽隔之意焉且三章言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因而慮死喪之無日明非愷

樂之音矣然常棣不言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乎手足天性休戚相關逾時不見憂即隨之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云百年易盡老病無時當長聚以為歡耳古人之詩語語發乎至情豈以宴會而必為吉祥之詞哉

車舝

此序但以為大夫刺幽後序遂云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邪敗國德澤不加于民皆非詩意集傳泛指人主燕樂新昏意不主刺也竊以高山景行四句書傳引之最

多表記述夫子之言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不知老之將至嘉其能好德也首句德音來括繼曰令德來敎益好德之誠情見乎詞如此瞻高山而仰止意必有所指當是王將行昏禮詩人欲得淑女以配君子非美詞也當依序作刺幽意在方娶褒姒時與首章思德音之來括而有飢渴之殷二章末卜季女之賢否而姑爲燕喜之歡非但疑之且以慮之矣然猶望之于後也言苟有令德之來敎好之將無厭射之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又進而勸之四章反復如話
高山人所共仰景行人所共行豈有美德在望而人不
矜式之理其旨甚明善讀詩者當審其命意所在合全
篇而求其歸重之詞

青蠅

詩曰交亂四國言讒人之多也姜炳璋曰漢昌邑王夢
青蠅之矢積東西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引此詩曰
陛下讒人衆多青蠅惡矣惡即矢也漢成建始中有青

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朝者坐陸氏詩學云詩人偶爾寄興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皇友愛殿集鶺鴒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可昧其旨乎

賓筵

序云武公刺時後序指為刺幽說詳大雅抑詩韓序但以為武公飲酒悔過則與詩文又不類考大射禮公以大夫為賓大夫以士為賓與祭之立賓也同王射以卿為賓武公入為王卿故詩首賓筵也後三章極言賓醉

之失而不及主祭主射者不敢斥言王之湛樂微言諷諫非悔過也

首章毛主燕射鄭主祭射當依鄭氏葢天子將祭必先擇射澤宮也朱子從崔靈恩分以為二上章因大射而飲下章因時祭而飲但詩云以奏爾時非時祭也又加爵禮成而美之以時猶楚茨所云孔惠孔時也烝衎烈祖二句直接發彼有的說下明是因祭而射不分為

二

以洽百禮謂天下諸侯之所獻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無所不備也有壬有林禮儀之盛如此以金錫圭璧之身當此大射與祭豈有屢舞讙呶之事其為托諫至明

賓載手仇讀如𣀨謂賓弟子手自酌酒舉觶于長賓以𩟗主也室人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舉觶于主以𩟗賓也是旅酬之禮承上各奏爾能說下集傳從箋為獻尸之酌亦非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謂彼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為可恥也式勿從謂毋俾太怠式法也立之法勿使太怠如下云俾出童羖屢舞僛僛即不臧太怠也君子飲三爵而油油斯尚慮惛而不記矧敢多而又飲乎

姜氏炳璋曰鐘鼓既設是貫串上下語大射之樂八音皆備以鐘鼓為大綱公升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舉席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疇禮二也旅酬後獻工工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三也射畢又為羣臣舉旅

酬既燕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無算飲四也賓出奏陔夏五也公入奏驁夏六也皆于鍾鼓既設中統之

魚藻

此與采菽皆無刺王之意魚在藻而但見其首猶諸侯之侍飲莫不仰首而視王也有莘其尾燕畢而退其行衆也依于其蒲諸侯之歸于其居也當依集傳爲王燕諸侯而諸侯美之之詞

采菽

章昭以為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孔叢子亦曰采菽明王所以燕諸侯也當從古說無疑但未知何王之詩何楷的指康王然疑則闕之

采菽者采其葉以為藿芼牲以為鉶羹而饗賓當依鄭箋采芹亦以為葅皆興而兼賦四章以維柞之枝興率從之人之多五章以舟之維繫輕泛興諸侯之款留而優游各有深義彼交匪紓嘉其敬共殿天子之邦曷其矢侯職而藩王室也

角弓

周之興也伐木歌于上其衰也角弓刺于下封建非聖人之得已恃乎人主之維繫耳一本九族之不親無以教親睦即以之起亂萌可不慎歟

上四章責其遠兄弟下四章責其親小人事必相因而至小人不讒骨肉無以固其寵奸佞多用此術范睢直以此取秦丞相矣

以老馬為駒後必輸載也如食過飽宜其反嘔如飲已

醉唯酌孔取譏其悞讒而自貽伊慼也于是教猱升木如塗塗附盤踞固結益不可解矣嗟彼君子豈無𡨴猷可挽救乎無如小人之是屬何二章一串

莫肯下遺鄭讀如隨謂小人莫肯以禮相卑下隨從于人也見晛曰消敗將立致夫既驕且亂焉有不敗哉

菀柳

菀柳不息行人喻人主不庇下民也上帝指君也蹈動也古注謂其心變動無常我其無自親暱以取罪戾也彼

人之心于何其臻正是變動處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言非但親暱也即使靖共在位後將使予無所不至如三章所云居以凶矜是也鳥飛傅天明將遠舉矣

彼都人士

此詩緇衣所引甚明蓋東遷之後在雒之民思古之長民于西京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瞻望而咨嗟也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責大家即以責平王

狐裘黃黃士大夫之盛服行歸于周歸周京也臺笠緇

撮賤者之服彼君子女綢直如髪言女之首飾細密而直一如髪之本然不加髲髢為髙髻也解頤新語尹姞周之大族充耳琇實貴者之飾埀帶而厲卷髪如蠆則兼貴賤士女言之

采緑

緑即今之木賊草古注王芻也郭璞又謂是菉名即今之脚莎未知孰是終朝采緑尚將歸沐以待君子望之切也五日者期之近乃六日而猶不卜其至否則期之

遠者益不可詹卜矣或曰君子行役之地期于五日耳不意六日猶未至家則歸將無定矣亦通

之子之在家也薄言往狩我爲之韔其弓薄言往釣我爲之綸其繩倡隨之樂如在目前矣且之子之善釣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鱮我未嘗不往觀而羨美今則久無此事矣葢托爲婦念夫之詞以刺王

黍苗

鄭氏謂陳宣王之德述召伯之功以刺幽王本古序也

按通篇不見刺意亦經師之移失次第而并失其原序也韋昭謂召伯述職勞來諸侯則三家原作宣王時詩朱子謂與崧高蒸民相表裏是也葢因營謝而勞諸侯美召伯即以美宣王

隰桑

以隰桑之阿難興君子之容儀可親心乎愛遐不謂既見而欲罄其言也昔者君子遠隔但心藏而不忘明其傾慕且以道其慰幸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産

賦此詩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願鄭伯之盡言相告也通篇亦不見刺意

白華

周人悲申后之將廢而代為之詞猶相如之長門賦也曰白華漚以成菅猶束之以白茅之潔雖有絲麻毋棄菅蒯之意也何之子之遠我俾我獨處而無依乎英英之雲菅茅猶得上露膏露王之遠我如此殆菅茅之不若也欲問天而無路信舉步之艱難空使我圖維

而不置也
滮池尚浸稻田桑薪尚堪燎爐一以喻王一以自喻也
鼓鍾必聞于外明宫中之事外人罔不盡知念子之遠
我而懆懆竟使我邁邁而不顧也
鶖反居梁而鶴則在林念古之碩人實勞我心昔者如
鴛鴦之並飛而戢其左翼今則中道而二三其德昔我
乗石以履車今則無石而履卑之子無良乃至于此匪
但勞我心而且俾我病兮

鄭箋龍漦化黿之說孔疏以帝王世紀証之知褒姒之在母腹凡五十年而生葢厲王末年發漦童妾未既齔而遭之女七歲毁齒六歲未既齔既笄而孕則十五歲也幽之三年褒姒甫十四娶之入宫中歷宣王三十六年共和十四年距流彘之歲實五十年計褒姒之母懷孕四十二年其生褒姒年五十六矣恐古書紀載傳訛不可深信聊附於此

緜蠻

董子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當時民之不治甚矣道途疲命之小人昔者先王養之井田飲之食之升之學校教之誨之其秀良者後車載之以入貢于王朝今則呻吟太息不如黄鳥之緜蠻得止息于丘阿豈不傷哉

瓠葉

瓠即匏也埤雅釋匏有三種而實則一幡幡初生之葉豈可熟之以為葅有兔斯首朱子謂即數魚言尾之意

然何不曰有兔一首乎按内則曰兔去尻去尻則尚首
也凡雉兔皆有芼芼和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夏初瓠
葉之苦宜和兔首此古人不以微薄廢禮之意鄭伯享
趙孟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注謂
古人不以微物廢禮是也先言瓠葉而後兔首因時以
起興也重在兔首故獻賓醻賓單言炮燔兔首　後漢
劉昆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
蒿矢以射兔首則此詩或即古人饗射之樂乎

漸漸之石

東征在幽王時無可考唯左傳載椒舉之言曰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殆即此事若東遷以後益無暇經營四方矣

不遑朝謂朝下令而朝即行不遑出并不遑出車之在牧矣極言軍期之迫豕本水畜而羣涉于波豐烝之氣使然滂沱之徵也南方之豕蹢皆白北方皆黑其穀洛溢之兆歟

苕之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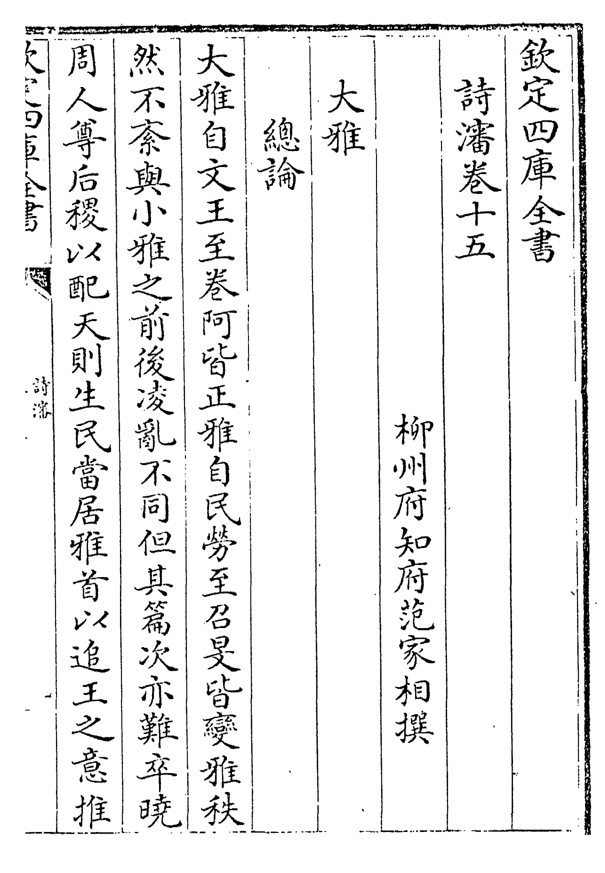
陵苕原隰皆有非僅附之喬木者其華紫赤今則芸黃搖落即在目前喻亂亡死喪之無日不久同歸于盡也牂羊墳首野無青草之故三星在罶水無魚鼈可知生意盡矣

何草不黃

幽王征伐之事不見古史以此三詩觀之則其殘民以逞者非一詩即史也匪兕匪虎有芃者狐皆賦而兼比

率彼曠野驅戮有如虎兕芃芃狐是何人之不矜者而王則忍之矣

詩瀋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五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總論

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皆正雅自民勞至召旻皆變雅秩然不紊與小雅之前後淩亂不同但其篇次亦難卒曉周人尊后稷以配天則生民當居雅首以追王之意推

之綿詩當繼生民皇矣當次綿後若依世次則篤公劉又當在綿之上而今詩之次第如此者文王為周室開王之始故風雅頌皆以文王為始也且以樂譜詩有不可以追王世次論者文王大明用之大朝會受釐陳戒樂莫大焉樂之大者宜居雅首是故雅有大小而大小之中又有小大焉不可不知也

文王

古序受命作周之說毛傳本無明文朱子曰受命者受

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葢文王終身不改臣節未嘗建號改元為王但序推本周之所以興實始文王祈天永命之所致故曰受命作周耳漢儒異說蜂起有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劉歆班固是也有謂受命九年而崩者緯書元命苞乾鑿度是也其說實始于孔安國司馬遷諸人因之傅會經傳以成文于是以赤雀丹書為受命之瑞以虞芮質成為受命之始而確有易號稱王之事不思文既稱王安得復云小心服事且武王十三年

始克殷紂合之文王受命之七年此二十年之天下殷周各君其國是文王為後世割據之祖矣葢莽擬丹書侈陳符命操懷簒弑自號周文沿及五代唐宋而臣可稱兵君如置棊咸出一轍唐梁肅始作西伯受命稱王議一掃翳氛宋儒承而暢之其有補于世教綱常豈小也哉

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在上為君也功德昭明於天則天心嚮之矣邦雖舊而命維新其在于今有

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亦唯文王在天之神陟降
上下親承帝命常在左右故耳
文王之令聞陳錫于有周畀其孫子使植其本支於百
世雖周之臣子亦荷休光于奕世益其亹亹不已即其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上通於穆之命下貽百世之求
即是令聞世德非如舊説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也
帝載有何聲臭文之純亦不已亦何聲臭之可尋然文
之敬止即其所以通帝載也後王誠能以敬止為儀刑

何萬邦之不孚乎非周公之聖安能道其淵微如此

明明

人處天之下美惡畢彰故曰明明在下天之下視人鑒臨如在故曰赫赫在上天人之理一也天易知而難忱人心去則天命移惟文王受命既固是以篤生武王而有天下其義益明

自首章以下接言太任太姒者惟聖父聖母乃生聖子有是聖德又有是聖配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莫非天也

文王小心翼翼奉天不違故曰厥德不回武王繼志述事依然昭事敬天故曰無貳爾心詩紀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渺然諸侯苟計較强弱心必疑之乃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私何有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說亦長

涼彼武王毛曰涼佐也韓詩作亮相也肆伐大商肆縱也左傳使輕者肆焉是也會朝清明古史載武王伐商太公先涉陣畢而雨止故曰清明亦備一說

緜

首以爪瓞起興而曰自土沮漆者言公劉遷豳周之子孫已盛推所自也陶復陶穴言古公遷岐之始未立室家也孔疏謂公劉遷豳至古公已十世公劉于豳斯館則已有家室矣此葢本太王初來之事欲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非也此句正言太王遷岐之事非指豳也公劉于豳相陰陽觀流泉建立宮室何待言若太王始遷不免與民重窑穴處後乃以次建立耳觀其建都

立廟從容暇整必五年十年漸次興作可知此言未有室家正以起下築室之事也沮漆二水名漆在沮東而西入沮沮受漆水東入于洛

世紀太王娶于有駘氏曰太姜故曰姜女來朝走馬謀定于今日即啓行于來朝亦非倉卒逃難觀孟子載太王與邠人將去之情事可見胥相也

曰止曰時時是也古公卜得吉兆大慰其心止居在是也宣疏通之意闢草萊開榛蕪也畝者分田畝之經界

世紀載文王四年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葢先事之而後伐之

文王蹶厥生蹶動也蘇氏曰文王感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也家語說苑皆同詩言太王即繼文王不及王季著功德之實也雅頌無專頌王季之詩

棫樸

此詩三章言六師及之末言綱紀四方明言文王專征之事春秋繁露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

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此魯詩之説與首序正同葢惟文王能官人是以禦侮多楨幹而四方于以底定但文為方伯當造乎禰不當類乎帝詩何以槱燎言之曰文得專征即得代天子以類帝且周公以追王之禮言之也

棫樸之芃芃薪之槱之以為燔燎之用賦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謂之禋祀者周人尚臭使煙氣升

聞于上也三祀皆實柴牲體燔燎升煙故曰薪之槱之槱積也積薪以待郊祀亦以起下多士之濟濟皆平日儲養之所致也

奉璋峩峩祭而祼也郊特牲曰祼用圭璋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唯宗廟有祼神之禮天地至尊則不祼上章言槱燎此言奉璋是先類而後造也類乎上帝造乎禰天子將出之禮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惟專征所以具六軍也及之謂及

期咸會萃濟濟而畢集

雲漢為衆星所聚天文志喻多士俱歸于文王也言壽考者養士之宏非一朝所能致也

文之聖德金玉其中追琢于外質文之美如此者唯其平日緝熙敬止勉勉不已是以能綱紀四方坐致太平之祝也曰綱紀四方則作人獲士自在言内

旱麓

首序但言受祖義難卒曉後序以干禄百福隨文生義

朱子詆之是也夫受祖者受釐於祖也謂文王之主祭神享其奉而降之福文王實克受之國語之說可參而証之

國語載單穆公之言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禄焉韋昭曰陰陽調草木茂故君子以求禄其心樂易此其釋詩甚明穆公又曰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君子方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尤屬分明益詩稱君子指文王也文王之時民安物阜

草木咸若旱麓之榛楛濟濟如此則他可知矣其干上天之禄何其和易而樂豈乎君子之豈弟非為干禄而和氣足以致祥感應有必然之理也旱山名今漢中郡鄭縣有旱山沱水所自出也

次言有君子之德乃可膺福禄之降如鬱鬯之注玉瓚唯其稱也福降于神故以祼神之玉瓚黄流為喻

鳶飛魚躍天地自然之化機豈弟作人文王自然之造育豈弟則自能作人作人何非干天之禄又推而言之

四章明享祀降福之實五又以柞棫喻生才之多神所勞矣降福無已也

葛藟之施條枝有纏綿固結之象喻福禄之降君子也然君子不過聽其自然未嘗有心以邀求故曰不回

思齊

文王以生知懋聖功二三四章深著其實而擬之形容首章推本毋教因及内助明其種德之益深非其所以爲聖者專由于此也思齊言太任以莊敬爲心思媚言

太姒以媚順太任為心思非語詞太姒嗣太任之徽音

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百男非定有百人

惠宗公而神罔怨恫孝之至者幽無不通至兄弟而御

家邦父母順則明無不感雝雝在宫即刑于之化肅肅

在廟即宗公之惠神之在廟不顯也而肅肅者如見其

式臨好逑在宫無射也而雝雝者彌慎其保持兩章一

貫

不聞亦式謂不待聞善言而自合古訓不諫亦入不待

有諫章而能受善言極言虛中若谷之美

文王敬止之德修于身齊于家即以治于國士爲四民之首故治國首在作人作人莫先小子要以無斁之思肆成人而有德也古之人未有不以無斁而造士者

皇矣

首章皆指太王也言其時天意造周殷德哀而民生無托上帝之臨下赫然監觀四方欲以求民之所安定而畀之重器莫如太王也二國邰與邠也不窋居邰而失

其官公劉遷豳而逼于戎皆不克行王政故曰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太王未遷岐之先卜居未定之詞四國猶四方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耆致也天將以天下致之周乃增古通憎大其疆圉式廓其國宇焉上明天造之由下接遷岐之事文義甚明　毛傳以二國為夏商是周之興代殷且以代夏固不可通鄭以崇易夏則殷崇何當對舉乎此詩首二章言太王三四言王季後四章言文王極為莊重若二國言夏商四國言密阮

徂共乃眷西顧又言太王則錯次非雅體矣
串夷載路謂榛蕪開闢成串習平夷之大路猶天作所
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也菑翳則伐而去之灌栵則修
而平之檉椐有用故啟辟其土而生之檿柘美材故攘
剔其枝而生之因材而篤逐字皆有意義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言其為天下君而皆可以配
上帝也因心則友言王季實成其兄讓國之美而即以
篤太伯友愛之心也

王季之心上帝其度之矣維其因太伯之心以為心而則友其兄故外貊其德音而內實克明其德克類其父為太王之肖子為君為長上順天心下比民望其德靡有幾微之悔是以受帝祉而施及孫子也　此章左傳作維此文王毛傳訓克明克類亦用左傳而意指王季先儒謂經涉亂離師有異讀然結言施于孫子明指武王之有天下也可見毛傳之不失其傳矣

文王畏天克己儼上帝之相謂而奉若不違無然畔援

而恃武强釋文畔援武强也無然歆羡而生貪欲唯是亹亹翼翼日躋無疆誕先登于道岸涉其津涯與天為徒而萬方莫不順命乃密人不共違天背道敢抗大邦侵我鄰國犯我邊圉自阮徂共皆被騷擾用是赫然震怒整旅以遏其師而密民始登袵席此文之所以篤周祜而對天下者也

依其在京二句謂周京之安堵依然而侵阮徂共已抵其疆矣鮮程邑也其居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為萬邦

之方向下民之歸往也

不大聲以色小心翼翼無音問迹象之可求也不長夏以革不長諸夏而革殷之天下也楊子法言曰或湯丕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聖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思無為一隨上帝之矩則也以上專美文之明德下遂言文之武功

是致是附招其脅從之衆是絶是忽明其頑梗之誅益崇之恃強負固非密人可比故詩敘戰功特詳無侮無

拂猶湯之征葛南征而北怨

靈臺

靈臺非殷制也張子橫渠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葢始於文王周有天下遂定以為天子之制則靈臺亦始文王可知孔氏曰商時尚質未及細有等威至周時而其制始詳是故靈臺辟廱皋門應門悉始于周皆古所未有也

靈臺以望氛祲而察妖祥民以文王占候不忒有若神

靈故歡樂而名之曰靈囿之并囿沼而靈之非如舊說成之倏然如神靈之所為也不日成之謂不約期日而成亦非不一日而能成

嚴華谷曰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鳥獸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公以為靈道行于囿沼後人推廣其意詞愈美而去詩益遠矣

三章言樂器之既備尚未及作樂也論者辨也辨其音

而試之至矇瞍奏公而辟廱之樂乃作

下武

序以下武為繼文何也人但知武王以武功定天下而不知克商之後放馬歸牛偃武修文貫革之射息苔以武為下者實維周之家法也太王王季文王世有哲王莫不下武而右文而武王復能光大前烈克配於鎬京何其盛哉

世德作求言累世之德積之以為後人之作求故能長

配天命以成後王永孚之本成王之孚其事安在惟是永言孝思法則前人而已下遂極言孝為順德昭來許而受天祜見武王之下武而善繼善述也

文王有聲

文王遷豐所以繼太王之遷岐故曰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武之遷鎬所以繼文王之遷豐故曰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成者承遹求厥寧言也

文之遷都者二侵阮之後即徙程邑一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二也文王五年七伐兩徙其都民不見勞大業底定得衆故也得衆為君故曰文王烝哉烝衆也

辟廱者文武治天下之根本也察祲氛時占候所以勸穡事春干戈秋羽籥所以儲國楨教在是養亦在是養老以乞言貴德以尚齒所以興孝弟習射以上功執馘以論囚所以昭撻伐揆文于是奮武亦于是禮樂之權操之在一人公之在天下故辟廱成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豐水有芑芑草名喻生才之多武王豈不仕有善必録野無遺賢之意不必作事解以是貽子孫之謀俾燕安翰翼其後人猶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葢承鎬京辟廱而言之此所云芑水草也與新田之采芑生民之糜芑不同薄言采芑苦菜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各有取義

詩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晏由庚

詩瀋卷十六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生民

郊禖生稷之事毛鄭之說互異蘇明允極辨鄭氏吞卵踐迹之非而朱子偏取鄭箋者毛以履帝武為從高辛之後因禖而生稷是稷無端而被棄無是理也但明允

謂稷之生無災無害有似鄭莊之寤生而見惡此則事無足怪聖人豈肯遽棄其子乎且其棄之也一似惡之甚而必不欲其生者若寤生何至於是此朱子所以不得已而舍毛從鄭與雖然鄭氏所謂履迹生子者天耶人耶如曰天也則巨拇之中神實伺之以感姜嫄非但誣稷且誣上帝矣若人也則是履他人之跡以生子非尤以神奇妖濫上誣聖人耶朱子於是述張子蘓氏之言謂人之始本由化生麒麟鳳凰其生也必異聖人受

命於天其生異於常人固無足怪夫果無足怪也帝嚳姜嫄又何為而棄之從來聖人之生非無雲龍日月之奇然事在耳目之表未有無人道而生子者無人道而生子不祥莫甚焉宮闈之祕帝妃之尊豈可聞之道路而乃寘之隘巷寘之平林以資訛亂乎況玄王化自燕卵亦不因人道而生者又何以不與稷同棄乎考鄭氏吞卵踐迹之說本出戰國子書及讖緯雜說史記載褚先生極辨鬼神不能生子甚明以太史公三皇本紀為非史記又載庖犧之母華胥亦履大人迹而生庖犧徐整三五紀

亦同楚辭明云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則其說已歷千百年而莫之正矣竊以后妃進御各有日期履迹吞卵即爲聖人降生之祥亦不過如夢蘭徵熊之先兆已耳而謂二妃自此不復進御於帝嚳無人道而生子即如所謂已自難通且詩豈有明文乎蓋嘗細繹詩文尋思積久一旦恍然如得其解也詩言居然生子即繼之曰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非一日矣稷何以不呱也嬰兒初離母腹寒之則死寒冰之

上鳥雖翼之鳥能以不死況乳哺又久絶也而稷竟不呱也甚矣其怪也稷蓋生而不育也不育而棄者理之常而孰知稷固未嘗死哉詩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鳥若俟其將呱而始去呱則實覃實訏而載路蓋棄之多日忽焉以生此正聖人神奇降生之祥又何必别為神奇致多曲説哉或曰隘巷平林皆未嘗寘也將寘隘巷而腓字者至轉之平林而伐林者又至而遂寘之寒冰然要非寘之一日而即收故鳥來下而翼之也

孔氏曰大戴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之女姜嫄生稷次妃有娀之女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常儀生摯家語亦同史記因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稷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且稷契之生當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歳矣意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也按史記本之帝系秦宓已辨其不足

信矣明顧大韶有五帝世系辨甚明意稷契並是堯之昆族未及舉用至舜乃用以教稼明倫之任耳

五穀樹於神農至稷時粒食已千餘年矣洚洞之患不過七年民非盡忘稼穡乃教稼之功克配彼天者神農雖辨百穀而嘉種或未盡出雖教樹藝而法或未詳至稷而纖悉畢備盡天地之美利此足與神農並配天地者也四章雜言荏菽麻麥瓜瓞與禾役並舉五章專言穡事重尤在此六章秬秠穈芑疑即稷所教藝故首以

誕降嘉種一句重言之

或舂或揄四句通承上文言隨時舂揄熟食以祀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乃祈穀於上帝以稷配之載謀載惟是吉蠲事取蕭祭脂是求神事載燔載烈是求尸事燔烈是為尸羞吉蠲包爲饎在内舂揄簸蹂即為饎也取蕭祭脂因及七祀之行者内外之祀並舉以起下章來年之祭軷道祭也瘞羝於土以王車轢之祭道神之禮也

行葦

敦彼行道之葦牧者勿使牛羊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矣王之兄弟苟弗遠具邇有不蓄行而和樂乎言根本無二尤當重為維繫也

此詩當依毛傳分七章首章六句以行葦興兄弟二章四句先言燕禮之設穪則肆筵老乃授几皆有侍御之緝續使主賔互相獻酬三章六句述既燕之時庶羞迭進各盡其歡四五皆四句述燕射序賔之事六章四句

述既射終燕因以乞言七章四句終上乞言之意各不可紊

既醉

此是王與羣臣祭畢燕飲於寢而羣臣頌君之詞非父兄之答行葦也行葦但言燕射而不言祭此篇特言公尸嘉告籩豆靜嘉明其為祭畢之燕也

蘓氏既醉備五福之論善矣而猶有未盡者詩言既醉以酒即繼之曰既飽以德言君子萬年即繼之曰昭明

有融可知五福非德不備德非昭明有融不足以言備德也公尸既以嘉告又必本以身之誠敬攝朋友之威儀德莫大於孝孝思之存也不匱自然類室家膺景命而釐士女處處歸本君身古人臣進頌其君未有不寓以勸勉者也

鳧鷖

鳧鷖詩體與小雅之魚麗南山相似自首章以下字句雖換意義則同皆所以侑公尸而燕飲也鄭氏以涇沙

諸疊分天地宗廟山川七祀之尸非是禮凡正祭尸在廟中繹祭尸在廟門外西堂詩云來燕來寧正接尸西堂之事鄭乃以在涇為尸在宗廟來燕爲尸在堂上以上句為正祭下句始是繹祭其穿鑿可見

詩以鳧鷖之在涇在渚因所見以興公尸之來燕來寧來止熏熏非竟以鳧鷖比公尸說者乃以鳧鷖常在於涇守之弗去喻守成之主率由罔僻甚至以水譬禮以水鳥不溺於水為習禮之喻則鑿而固矣

四章既燕于宗宗廟之西堂也五章無有後艱謂福祿之至始終如一上言來止熏熏燕已終矣故以後艱是禱

假樂

舊章即文謨武烈不愆不忘即紹庭繼序蓋成王守成致治之本也顯顯令德正受祿于天之本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即干祿百福之本末言之綱之紀不懈于位即燕及朋友民之攸墍之本

率由羣匹言羣臣和衷無相怨惡各循其職業匹者副與正也有太傅則有少傅有太師則有少師以至六官之長皆有副貳是也

篤公劉

公劉一詩與豳風七月相表裏七月述農桑風化之本此但述遷豳之事以見周家累世締造之艱難以戒成王之勉守前業也

毛鄭以公劉居邰遭夏人之亂避難遷豳呂氏詩紀謂

是篇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自不窋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埸積倉内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豳蓋都雖遷而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封内也吕説為長

首章厚儲蓄以啟行二章相豳地以往遷既庶且繁指在邰之生齒于胥斯原相邠之原野足以安此庶繁乃順民之意宣啟行之令俾百姓聞之歡欣鼓舞無有永歎焉陟則在巘以下又叙其胥原之詳審

三章逝百泉又瞻溥原蓋於平原之地又擇其曠大之處為百泉之環繞者以定京師於是自豳啓行即此京野以定都焉百泉在平涼唐置縣後魏置原州

四章登筵依几舊指公劉受百姓之奉而言愚謂此新廟成而公劉之祭其祖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于京斯依則宗廟與宮室俱成可知蹌蹌濟濟指助祭之大夫士俾筵俾几設几筵以置裳衣而妥尸既登乃依尸登座而依神造其曹者有司各執其事曹官曹也執

豕用匏薦盥薦牲之禮不用禮器而用陶匏示儉也飲之食之侑尸之辭君之宗之祝嘏之語禮文一一如繪

其軍三單舊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是也大國之制三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者家之副丁也備而不用世衰政亂諸侯乃以羨卒益軍矣

徹田爲糧徹通也通治其田計其所出之穀什一取之以為軍國之糧也此徹字不過徹算巡地田糧之意如

崧高所云徹申伯土疆是也公劉為后稷曾孫夏政未
衰威柄猶新公劉爲夏臣敢背貢法而創為徹法哉况
自夏厤殷一千數百年豳地獨行徹法當夫啇革夏命
改貢行助之時周之取民亦自為其制可予諸儒之說
吾未敢信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姜白巖謂既遷作室後又有來歸
之衆所以處新甿是也三章言于時廬旅則遷居之户
已為舊民矣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户也芮鞫之即謂

即汭水之外以爲斯民之居夾皇澗遡過澗所止之旅
日益稠密所以兆王業也鄭氏曰水之內曰隩外曰鞫

洞酌

洞即古頮字明也言洞然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
之於此尚可濯沃一烝之餴米以為饎可以濯罍而濯
溉用於宗廟之祭况豈弟之君子豈不可以爲民之父
母乎戒成王當精心秉鑑舉賢尚德以收民望與下篇
畧同

卷阿

詩緝曰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豈弟君子吉士指藹藹吉士謂求豈弟之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是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康公作此以悟王勸王虚心屈已以求豈弟之賢苟求而未得其可遂周公之請乎如嚴氏説似康公專爲留周公而作此詩是未必然但六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君子即豈弟之君子也唯豈弟之君子能使吉士各盡其心媚愛天子俾彌爾性

為四方之綱其義甚明向來混君子於吉士不如嚴說爲長

泂酌以挹彼注茲為義此篇以俾彌爾性爲義彌盡也盡其性則可以似先公主百神長受命如文王武王也阿之卷而能受喻人主之虛中畜德而養士也非卷阿則飄風過而不留何以入乎二章不言先王而言先公舉累世之積德以為戒先王自在言下也酋古通遒斂抑也似先公之斂抑保持不敢縱逸

鳳凰于飛喻豈弟君子翽翽其羽衆鳥飛從之多喻吉士鳳為鳥之長飛則羣從以萬數傳義甚明末言車馬之庶且多閑且馳謂求賢之具無所不備也

民勞

此與小雅之節南山十月諸詩情事不同其爲厲王詩無疑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五章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明指新進用事之小人如榮夷公虢公長父一輩人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當奔𣄃時自言吾驟諫

王王不聽以及此難此其諫章與
逋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爲戒深言小人之足以
致亂也詭隨即是民賊上有賊臣則下有賊民與盜言
孔甘寇攘式内同意漢傳燮曰天下之患不由於外皆
興於内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旨哉言乎

板

此與民勞蕩詩同在一時此詩首以出話不然說起接
言憲憲泄泄至于夸毗卒迷戲豫馳驅皆一人之狀與

上篇詭隨惛怓同意上篇責其聽信羣小縱惡以害民此則直指其身語語刺骨上篇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此則小子蹻蹻視老臣而蔑如矣

顧亭林曰夸毗釋訓曰體柔也（後漢崔駰傳注夸毗佞人足恭善進退）天下唯體柔之人常足遺民憂而名天禍（原引夏侯湛白居易羅點之言文多不錄）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為令色巧言而後已故屈原深嫉之曰如脂如韋

詩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七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蕩

詩以殷受比厲王與書微子一篇可互証彊禦掊克流言寇攘即書所謂罔不草竊姦宄師師非度也包烋中國斂怨為德即書所謂斂仇召敵不怠也明晦號呼俾

晝作夜即沉酗敗亂厥德也蜩螗沸羹小大近喪多濟
罔諂也老成典型曾是莫聽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
位人也書曰殷遂喪越至于今是時受尚未亡詩曰大
命以傾是時厲王亦見在隱隱若合符節故結之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蕩廣大之上帝實維生民之辟疾威暴虐之上帝其
命多行邪辟天生烝民奈其命之匪諶何哉厲王暴虐
見於外傳史記者皆三十年以後事意其初政猶尚寛

大後乃暴虐故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彊禦掊克以殘濟貪也小人非彊禦不居要位居要位則恣睢驕蹇漸不可制三章曰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之似若可聽不從則怨懟交作是也於是設為危詞呵喝其君而流言以對焉交結近侍以伺察燕私而寇攘式内焉為之君者沉湎荒淫不義從式安得不小大近喪顛沛之揭乎

抑

國語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警懿即抑也世家云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厲王時方為世子何當作詩諫厲故正義以為文刺前朝意在當代亦模稜之説耳考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計即位時不過四十五六歲人乃自宣之三十六年數至幽之十一年凡二十一年武公僅年七十以上而謂九十有五始作懿戒不又錯乎大抵世家之言不足據武之為王卿士未知是厲是幽以詩觀之此篇文辭隱約似畏王暴指厲為近賔筵

亦同　姜炳璋曰幽厲皆亡國之君而病症不同幽則小人蠱妻宦寺任用多傾險柔克之人厲則飾非拒諫任用多彊禦掊克之人此詩與民勞板蕩無一不合非厲王之刺詩而何其曰自儆者恐忠言逆耳故托為父兄師保之訓已微文諷刺也曰爾曰小子皆自謂曰既耄曰誨爾皆父兄師保之言及其暮年以是詩有裨於脩身齊治之要故使人日誦之以自儆耳

德偶德之外見而有廉角者無威儀則無德矣通篇以

抑抑威儀爲王當時王喪威儀臣下相習故重言之二章承哲人説下訏謨遠猶所以訓四方敬慎威儀所以行德隅敬慎即抑抑之本

四章修車馬戎戎兵警外患之至也乃首以夙夜洒埽維民之章是戒何也外患起於宫庭洒埽以除穢積爲民表章正國人即以正四國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白圭之玷難磨則言不茍發非心存不放正心誠意毋自欺者不能故南容三復斯言而

夫子嘉之司馬牛易視訒言而示以為之難

爾室不愧隱顯如一慎獨之實功也神不可度戒謹恐懼之常存也此與菉竹之切磋琢磨皆聖賢用功之切要非身致其力者焉能道得如此親切

八章投桃報李喻上下感應之不爽輕重也脩己安民則人自悅服反是而責民猶童羊而責其角耳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故其言隱約如此

末二章托父兄師保之言以自述其憂勤三我字父兄

師保之自謂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若謂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而稱父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若謂女借以我爲無知亦聿既耄而更事矣告爾舊止即先王之明刑取譬不遠言當以明刑近取諸身其則不遠也若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則國無不喪矣

桑柔

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二句明云芮良夫作蓋在厲王流彘共和行政之時故曰滅我立王也是時貪人漏

綱歸咎厲王欲圖復進故良夫直揭其惡使之無地自容也前七章叙亂離征役之苦後九章備著其貪残悞國之狀蓋榮公長公諸人是也

二章靡國不泯民靡有黎指征役之煩苦考史傳厲王無征伐之事或指諸侯自相征伐而言然厲王三十年中一無事實古史缺佚詩即史耳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將扶助也國步斯頻庶望天之將我而竟不將也為謀為毖似欲已亂而亂已滋迫則且

告爾以憂恤之故尚其分别賢邪以序爾之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清泉濯其手乎然灾害並至雖有善者亦何能淑唯相與共此淪胥而已

遡風則僾順風則不僾民非無肅敬之心而王乃使之不逮稼穡維民之寳勞力代食維民之好王乃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是遡風而行焉得不僾乎

維惠君之宣猷必考擇愼求其相以之輔政而臨民維彼不順乃自以爲是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此一章雖專

以責君然曰考慎其相則所用之非人已在言下

大風之起有隧道必起自有空之大谷猶良人始作便見式穀不順之始征便見中垢也中垢中藏之穢惡因風而揚播也

聽貪人之言則欣然以對聞規誦之言則憒然如醉既不用我之良言反使我從彼不順之悖言我其奈此敗類之貪人何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哉蟲飛幽暗之中尋聲尚

可以弋獲子既窮之陰暗而得女矣女反以言來恐嚇亦不自量之甚矣

雲漢

史記曰漢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爲漢曹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左傳梓慎曰漢水祥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　序曰宣王內有撥亂之志蓋中興非立志不能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首二章禱旱自責之誠三四畏大命之將傾望父母先正羣公之助佑六言祈年方社之舉七憫庶官左右救災之瘁八冀天惠之降雨并勉諸臣之無怠其敬天恤民尊祖事神如自肺腑流出仍叔可謂善美君矣晉穆帝大雩梁武帝祈雨魏和平元年祈旱皆歌此詩為樂章

崧高

宣王中興勲臣見於二雅者仲山甫方叔召虎申伯甫

侯韓姞皇父諸人其功莫大於伐玁狁平淮夷伐荆楚
征徐方而申伯封謝韓姞封韓戰功無考乃策命寵榮
尤優者韓以北國爲重寄義見本篇城謝爲平荆徐之
本非老成碩德不足以式南邦而招攜貳也
分封侯伯國有常經宣於申伯獨命召伯爲之定宅徹
田營其城廟又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介圭飲餞遄行
此未有之曠典也考幽之申后即申伯女其後率犬戎
而逐幽者即申伯之子平王既立率畿内之民戍申詩

人為賦揚水周之於申恩德至厚而西周實亡於申申伯有知能不抱慙地下哉

三章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六章又命徹其土疆以峙其粻舊說皆云厲王時徹法漸壞故使名伯重徹其土田夫魯宣稅畆始見春秋厲王去成康三世徹法安必盡壞即如所言宣王命諸侯自為釐正何難而必重申之名伯乎此徹字正與篤公劉徹田爲糧同義葢命名伯先為通治其土田之所入以峙其粻然後啟行峙其

粻正為軍需起見句中自有意義

烝民

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似非大事而吉甫美之如此者齊為東諸侯長與淮徐鄰王之命蓋以備徐也吉甫乃借此城齊一行備述其抱德有素以見王用賢使人之美焉考國語王立魯公子戲山甫諫王料民於太原山甫又諫其賢可知

烝民之重在德與崧高梁山不同首言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繼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何等鄭重柔嘉之維則明哲之保身柔不茹而剛不吐補衮職而舉德輶其傾倒至矣合崧高韓奕觀之可見吉甫立言輕重之所在

韓奕

北方之國追貊雜處獫狁出入王以韓侯為北國長榦不庭方親命於廷曰無廢朕命夙夜匪懈又曰虔共爾位朕命不易丁寧戒諭與制誥無異

二章叙韓侯分封就國之後復來朝王而被寵遇四五

就取妻燕譽之事見其取重於人者有在末以先祖受命奄有北國作結歸重宣王懋功懋賞柔遠能邇也

江漢

宣王命召虎伐淮南在伐玁狁伐蠻荆之後而征徐方與伐淮南未知先後或曰王自將以征徐方先命召穆公率江漢之師以平淮夷王以大軍駐淮浦由淮浦達徐進討揆之形勢似為近之

三章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即

接句宣之命不及經營式辟之功者下文名公是似肇敏戎公即是敘功也名公當文武時日闢國百里則其奉王命而至南海兵不血刃而底績可知故曰肇敏戎公

作名公考諸家多據彝器銘詞以考為祖考之考非也或曰虎以孫繼祖為祖名公成終與楚辭身憔悴而考旦同義按在宗載考正作考成解則後說為是矢其文德二句承天子萬壽說下是名虎對揚之辭顧王之終

以文德洽四國也

常武

宣王征伐之事於玁狁則命吉甫於蠻荆淮夷則命方叔名虎獨淮北之夷自將以往豈徐方之不庭獨甚與以詩詳之王自六月抵淮隨執醜虜衆已帖服既服即已班師豈六師好為張皇哉昭王南征不復徐偃旋叛穆王宣承厲王衰亂之後不如此赫然震動無以安天下之反側也爾時兵旅四出民不怨咨詩所以皆美而

無刺也

一章命皇父之詞二命程伯休父云南仲太祖者南仲為皇父之太祖也不留不處者不延師期不頓警蹕三事就緒者三卿從行悉遵廟算三章王師敬戒先聲已足震驚四章分兵淮浦先征從亂之國臨陣交兵將各奮勇首惡就擒餘黨隨巳歸命五六極形用兵之神成功之速

瞻仰

此詩作於驪山亡國之後凡伯之忠憤於褒姒直曰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無所顧忌唐人祖之遂盡情以詬玉環也

賊由外入疾自内生物必自腐而蟲生姦惡必乘内釁以禍國蟊賊者皇父虢石父諸人蟊疾指褒姒也後皆承此說下二章極言内外交煽賊害忠良牽引黨與毫無忌憚之狀與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諸篇如出一詞無非倚恃褒姒内勢故四章專責褒

鞫人忮忒謂窮極忮害僭忒肆毒而恣横也譖始竟背謂始猶以譖害人繼竟背上而自恣是其為惡豈猶不極與苟非褒姒在内為之主持伊胡爲慝哉彼其内外蒙蔽以利相結如賈之求利務求三倍之獲焉身為君子惟此是識民安得不失其業婦安得不休其蠶織乎下三章皆歸本王身親惡遠忠自取亂亡之故

召旻

上篇歸重褒姒此乃專責小人云我位孔貶則土地人

民皆為此輩奪而去之故言之无激維昔之富不如時
聚斂於上則貨財充斥過於往時矣維今之疚不如兹
財聚民散則士民之凋瘵至斯而極矣君子之與小人
如疏之與粺不難辨別彼賓疏糲斯寔精粺胡不早替
其疏乃貺之以國柄使之引其黨類以亂政哉

詩瀋卷十七

詩瀋卷十八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周頌

總論

三頌之作有詩即有樂有樂即有用無一篇之虛設所以道揚功德歌詠休美幽以感鬼神明以播臣民使沒世而人不能忘也然我將言天威之可畏臣工警百爾

之敬公烈文以繼序思皇為勸振鷺以夙夜永終是規皆有震動惕厲之思焉若夫閔予訪落小毖諸詩勤躬畏命懲已往而怵將來憂勤溢於章曲其義顯然大抵頌世德則有美無戒頌君躬則美戒並陳四詩之存未有不兼美戒者也唯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不免以鋪張揚厲為事矣

諸儒據左傳國語謂酌桓般賚時邁思文諸篇皆文公所作因以頌詩悉出文公之手而成康無頌然實無經

傳他書可証也夫左氏但以酌桓般賚七篇為文公作若昊天一詩外傳明云道成王之德何曽以頌詩專屬之文公哉即小序於昊天但云郊祀天地於執競但曰祀武王於噫嘻但云祈穀於上帝並不以詩之成王謂非成王誦也即毛傳亦不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而鄭箋創其說後遂遵之如一歐陽文忠之時世論范蜀公之正書早辨其不然矣朱子初從舊說後改為成王之詩是也

難者曰蔡邕魯詩家也其獨斷載頌詩三十篇皆同毛序毛於昊天一詩明知有外傳之言而不用今舍序而從外傳以昊天屬之成王則郊祀之在武王者樂章安在且以執競並祭成康不知三宗並祭之禮安據曰武王郊祀之樂章不可攷康王嗣位郊祀頌及二后詩文自明不必外傳也三宗並祭原無典據愚備詳之本篇矣

難者又曰合天下之公言謂之頌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亦無專頌宣王中興無頌禮之所垂維其公也唯殷人祖契宗湯下及三宗故高宗中宗皆有頌若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未聞又宗成康親盡則祧即不應有頌矣蓋殷人兼重守成之主太甲所以不祧周人獨崇開創之君所以世室止文武而不及成康子何以知成康有頌詩哉曰宗法與祭法不同周人不宗成康親盡則祧此宗法也以子祭父以孫祭祖親近則祭重此祭法也豈守成之君法不當宗即法不當祭而作頌

乎康王昭王專祭成康之詩集傳以昊天執競當之因文見義原無証據然要不得謂成康本無頌也康王郊祀稱二后自當兼道成王之德昭王祭武王自當遞及成康又何關於宗法祭法乎天作一詩以先王先公難以徧舉故止稱太王文王非若二后成康可以一二言槩也成康之有頌詩斷無可疑也

清廟

周公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作清廟尚書大傳

曰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凡在廟中者無不仮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蓋三家之說俱言周公宗祀文王但不作成洛肇祀解耳或言四時祀祭皆於太廟此何以獨祀文王不知洛邑未作以前周公已立廟於豐以祀文王矣方望溪曰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當在五廟中之禰廟及武王遷鎬乃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立廟於豐獨祀文王觀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

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至自豐江漢之詩名虎錫命亦曰告于文人是也若鎬京雖有文廟而后稷及先王先公皆式臨焉若獨命爵於文廟非文王之心所安也故郊祀后稷而別立廟以祀文王亦此義也

於穆哉清廟之祭也公侯致其肅雝執事秉乎文德敬之至也主祭者對越乎在天助祭者駿奔走於下誠之至也以是而思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于在天丕承於在

後雖百世以下猶無斁於人斯哉

維天之命

此與清廟維清並在一處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獨不及此詩未知何用

維天之命不已見文王之純亦不已中庸引此其義甚明假之與何聲不能轉言假使文王之德猶溢於我我其收所溢以自保也豈獨我哉文之駿惠曾孫猶將篤之矣

維清

序曰奏象武也蔡邕謂奏象武之所歌服虔謂文王之樂舞象也季札見舞象箾南籥南籥者以籥舞二南之詩象箾以箾舞象詩也箾干也凡舞象必以二南爲配舞時皆以管奏詩故曰奏象武記曰下管象是也文王專征征阮徂共伐密伐崇武功遹駿周公故作樂以象之或曰箾與簫通簫韶亦作箾韶非干也祭文廟不必侈陳武功是文舞也亦備一說

維清即永清大定會朝清明之意言此清明之象緝續光明以至今者皆文王所貽之典耳典者事也功成治定之事記曰下而管象示事也其義甚明二句言象武已畢下二句明所以奏象武之意言凡此所舞之容實維我周開國之禎祥也　是詩詞短節長蓋節奏隨乎舞容不可增減非有闕文也漢樂如朱鷺翁離等曲亦復相似而間以餘聲尤不可解凡頌皆曲短而音長凡韻皆以餘聲相叶

烈文

詩無即政之意故朱子但以諸侯助祭言然人君即位禮當朝享成王喪畢親政於歲首朝廟而祭先祖祭畢因以陳戒諸侯序故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但不必如明堂位為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作耳儀禮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蓋成王既作此詩以垂樂府後王遂通用之以為獻酬助祭之樂

首呼辟公而告之言爾之文武兼備與駿奔而在廟者

我先王既錫爾以今兹之祉福其將惠我以無疆之慶使爾子孫長保此天位哉爾其無封殖侈靡于爾邦也當惟先王之敬崇兢兢焉念今兹之大功使繼序者相承而滋大乃為可貴耳是故莫强者唯人雖四方之遠皆可訓而行之莫顯者維德雖百辟之衆皆可刑而化之我前王親賢樂利所以使人不能忘者可弗念與

天作

序以為祀先王先公之樂孔氏解是四時之祭蓋周初

時祀及先公天保所謂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然詩祇有先王而無先公故孔氏又曰成王時祭當自太王以下王及后稷一人而已經惟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舉王迹所起故其辭不及后稷序以時祭實及后稷故其言及之也夫時祭既先后稷詩何得置而不道且詩但言文王又置王季於何地故朱子以太王肇基王迹理得專祀改為祀太王之詩祀太王配以文王循文省義較為明白然專祀太王究無禮文及他書可

証也

愚按此詩實時祭之樂章序不悞也時祭即時祫祭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為七序云祀先王則自太王以下皆在其中矣云先公則高圉亞圉亦在内矣頌不可一一徧舉故但曰太王荒之以槩其先而后稷先公自在言下以太王爲肇基王迹之一人也但曰文王康之以概其後而王季亦在言中以文王為造周新命之一人也此頌之體裁章曲如此古說不可改也

明人季本以易升之六四有王用享於岐山之文定爲
祭岐山之詩似與詩文符合但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
視三公當用享禮詩亦不當入頌矣
作興起也天欲興起高山故使太王荒之彼山既作矣
文王因而康之彼險岨之岐自文王康之而岐遂有坦
夷之行子孫保以無疆蓋岐爲發祥根本之地太王遷
岐文王治岐王業所自起故重言之也韓詩岨矣作徂
者岐字連下讀更明

昊天有成命

此詩國語引叔向之言明云道成王之德賈誼新書引之尤詳且爲之說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嗣位仁以臨民故稱昊天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云云古說與序如此明白而必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何也若大雅成王之孚書之成王畏相成王德顯唯助成王德諸所謂成王者就上下文義觀之明爲虛義無疑也詩言二后受之即繼之

曰成王不敢康豈成王之字成王畏相之謂而必强引之以爲証哉

集傳改爲祭成王之詩者以詩言二后畧言成王詳也然宗廟祭祀之樂歌必言貽謀之功德祀事之誠敬以及顯相之多祈福之文若是詩首言成命下言基命重在承天立命非宗廟語意當從序為郊祀天地之詩蓋康王嗣位行郊祀之禮故述成王之德尤詳耳

序曰郊祀天地而詩言天不言地者地道無成而代有

終統之於天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言上帝而地即在其中矣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祀則周禮之兩郊分祀爲是而劉歆合祀之説爲悖既有南郊之祀則郊爲最重凡祈穀大雩皆不得擬而後人混合爲一者誤既有南郊則知祭地有北郊所謂方丘泰折與郊對舉也若王社祈報社稷則在國中乃祭土穀之神不與郊對舉者後人混北郊於祈報之社者亦誤

我將

此序本孝經為說按之詩文明白無疑蓋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詳見孔疏此乃孟冬十月大饗五帝於明堂而祀之之樂歌尤為獨隆

維天其右之右與佑同非神降於牛羊之右言將享誠敬牲牷博碩天其佑助也祭天用特牛而此兼有羊者文武為配禮得有羊或曰羊以實柴而燔燎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祭之將終祝以神嘏主人之辭曰

維受福於文王既右我而欣饗之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有此福哉詩凡十句上三句言天中四句言文王下三句總天與文王言之

時邁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按武成武王克商歸至于豐受命于周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詩乃告祭所過名山大川之樂章也武成為告祭之文而詩則配以入樂者或曰巡狩告祭既有此詩何以復

有般乎曰般乃十二年一廵狩告祭於所過之四岳河海此乃初即位而大告武成其典尤鉅故特為一詩也武成先告於皇天后土乃告名山大川故詩首言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以明受命代商祈天永命之意時邁其邦謂及時而邁其邦凡所過名山大川皆在言下矣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即武成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即所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也柔百神及喬嶽即神克相予以濟兆民也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即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戢弓櫜矢即偃武脩文歸馬放牛求懿德肆時夏即惇信明義垂拱建治即書以證詩隱然如出一手若七年時廵而祭告則義各有取與武成迥不相合矣詳見本篇

呂叔玉以時邁即九夏中之肆夏而韋昭因之後人據以爲說夫肆夏王出入之所奏也故記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氏乃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然則我求懿德遂於大位其可通乎呂叔玉因經有肆夏之文

而為之說豈足爲據如以肆于時夏為肆夏則陳常于時夏非常夏乎乃呂叔玉又以執競思文二篇與時邁次序相連因以執競即是繁遏思文即是渠并不必有詩文之可証韋昭知其難通而小變之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則尤是臆説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肆夏既爲繁矣何以國語既曰肆夏又曰繁乎執競如即是遏思文如即是渠何以國語但云肆夏繁不云執競遏思文渠乎其謬

顯然毛竒齡曰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者謂自肆夏至納夏凡三夏耳蓋九夏之詩悉已無存樂崩頌不能具是也

執競

朱子以此詩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以昊天一詩例之也但朱子又於時邁篇引呂叔玉之説謂此三篇即九夏中之肆夏昭夏納夏則九夏皆周公所作而詩所云成康非成王康王矣周公作九夏何獨闕韶夏一篇

留待昭王朱子蓋不及細詳而誤引其説愚既正之前篇而斷此詩必為昭王時詩但朱子合祭三宗之説不可不詳辨也　朱子合祭三宗之説本之范氏鎮歐陽氏脩而胡絡曾諸人疑其不然謂成康非百世不遷之廟何當並祭朱公遷謂三王並祭無其例武王有世室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此不過為朱子彌補之詞夫武世室始於孝王之世此詩豈作於周衰之際乎或疑為時祭之詩則時祭必兼四親詩何以不

及文王季氏本又指爲昭王時以成康祫食於武王廟之樂歌則祫食并不止四親且何當在武王之廟更不通矣不知序本不悮而人自悮也序但云祀武王不言何王之祭則何碍爲昭王之詩乎昭王之世武雖未有世室而百世不祧之祖當新王即位之初禮當專祀也祀武王因及成康嗣武之功德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言能明武王執競之烈也稱成康仍歸重武王非專祀武王而何

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相競豈不顯乎朱子初注自彼成康承武王之業奄有四方而無競之烈斤斤乎其愈明焉於是武王如在之神祭則降福主祭之禮儀既始終之不倦則福禄之降自穰穰而來反反者返也返復其初也詩文至明首序何當改易乎

思文

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明堂之祭以文王配上帝一而配

之二者推功德以厭天心尊祖正以敬天如配惟一祖則嫌於並天而非以爲配矣立烝民即所以配天之功陳常道乃垂文德之本立植立也植立烝民即包粒食在内極者德之至也立我烝民莫非爾德之至其始也貽我來年無有此疆彼界而堯舜之常道司徒之矢陳於中國者不啻后稷之所陳文莫大焉故曰思文

詩瀋卷十八